

老骥伏枥潜心耕耘 云岭花灯薪火传新

云南艺术学院图书馆 申波

【摘要】：文章以苏庆煌的个人专著《云南花灯》为学术视点，依托其著述内容与笔者“视听”体验，对书作的时代意义、文化价值、传承功能进行了从“音感”内涵到“乐感”外延的评价，意在说明，花灯音乐作为一方水土中民众集体的文化创造与情感记忆，是时代变迁过程中需要传承的文化财富，同时，对苏庆煌老师数十年的创作成就进行了学术推荐。

【关键词】：花灯音乐 艺术积累 文化传承 学术评价

在二十多年前，当我还以手风琴演奏为职业混迹于江湖的年代，出于工作的需要，我曾多次参加省里组织的“省委、省政府春节慰问团”进部队、下基层的演出工作。在这样的行列，几乎每次都少不了花灯表演艺术家袁留安老师的参与。演出团所到之处，无论是台上的表演还是演出结束后的互动过程，袁老师都是场上和场下的中心人物，他在基层观众中受到追捧的程度，绝不亚于今天“明星”与“粉丝”的关系，在这样的感染中，我也深深感受到花灯艺术在广大民众中所具有的生命力。

几年前，为了完成一项课题的资料收集工作，我带着学生们用近三年的时间，行程近万公里，实地考察了云南的一百多座不同性质的古戏台，在与各式戏台“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广大基层民众与花灯歌舞水乳相融的关系再次为我开启了一个了解民间文化生活景象的全新视角。作为“另一种言唱”的表达方式与地方文化记忆，花灯艺术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又一次深深地感染着我。

基于此，在今年我为研究生拟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时，其中就拟定了《环滇池流域花灯音乐的文化学研究》这一题目。正当我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花灯音乐的相关资料时，苏庆煌老师即送来了他的新著《云南花灯——灯歌·灯舞·灯戏音乐作品精选》（以下简称《作品精选》）。从苏老师的这部《作品精选》中，我才知道，袁留安老师当年的许多唱段和各地民间传唱的许多花灯唱段，均出自苏老师的创腔设计。

据我的了解，数十年来，苏老师对于传统文化，特别对于云南花灯音乐的传承与推广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正是这种老骥伏枥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让我

觉得有必要借方寸之地表达我对苏老师的敬意和对传统艺术的一种感受，从而写下以下的文字对苏老师的新作予以推广，也算是还愿于过往的一段文化机缘。

花灯歌舞素以其载歌载舞的表现特征在云南民间一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只是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制约，其音乐更多地只能在民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但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却以草根的韵味和质朴的感染力，在云南广大民众的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体验”完整的意义系统，成为云南地方性文化体系的独特标志而被民众所感知和记忆。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云南花灯艺术的开拓者王旦东先生就带着他的“农民救亡灯剧团”上演了由他指导的大批宣传抗战救亡的花灯剧，让花灯从“民间”升格为了“主流”、由“民间歌舞”升格为了“舞台戏剧”，为花灯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承载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作为一种文化的启蒙，王旦东的艺术轨迹为新时代花灯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编创思路。由此出发来审视苏老师的《作品精选》，实为一位老艺术家筚路蓝缕投身艺术创造、尊重传统而不因循守旧，将灯歌、灯舞、灯戏音乐进行创编后展现的洋洋大观。

现我就对这部《作品精选》“识读”后的感受，谈几点体会。

一、《作品精选》蕴涵的传统养料

俗话说得好，厨子一锅汤，戏子一口腔。地方戏曲音乐素以依托地方曲牌的灵活运用，才能以“托腔保调”的技法支撑来实现人物内心情感的刻划，从而完成“一方水土一方歌”的审美表达。作为戏曲音乐的“生命线”，对这一要素的操控说来容易，但真正要在创腔设计中实现这一目标，除要求曲作者需掌握基本曲牌运用的能力，更需曲作者具有敏感的内心感悟力，才能为表演者塑造剧中人物的二度创造提供个性化发挥的空间，因此冯光钰先生就认为：戏曲从萌芽到形成，从茁壮成长到日趋成熟，都是以声腔为主体的综合。恰恰在这一点上，苏老师以他丰厚的实践经验，显示出他善于在云南各花灯流派中辨析不同曲牌表现个性并灵活运用曲牌、设计声腔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型剧目《陈圆圆》的创腔中获得印证：在这部作品中，为保持统一的音乐素材以加强全剧音乐形象的连贯性，苏老师虽均以《金纽丝》这一曲牌作为陈圆圆的主题音调，但在贯穿全剧的不同时间的推进变化中，苏老师又根据不同场景的剧情变化，对《金纽丝》

予以变奏，通过节奏压缩、时值增长的手法以及配器的“调色”，实现了整体中求得符合剧情个性变化的目标，刻划出陈圆圆这一悲剧性人物内心情感跌宕多舛的复杂变化，提升了人物叙事性的表现力、突出了戏剧性的矛盾挤压，特别在《一生坎坷多艰难》这一陈圆圆的代表性唱段中，苏老师还融入了玉溪花灯曲牌中《倒扳浆》的旋律基质，这既满足了人物的性格刻划、又增强了花灯音乐富于歌唱性抒怀的审美特征，由此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历史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云南花灯剧目中的上品。若要探寻苏老师何以拥有能移自如调配不同曲牌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与苏老师早年从事乐队演奏与指挥、多年来又注重国学研修、躬耕创作实践、活跃于民间并勤于向老艺人求教的结果。这种源于传统的吮纳和积淀，在苏老师的《作品精选》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传统音乐的素养与他的艺术生命沟通得非常畅达，在“视唱”他的创腔设计时，我感到传统的旋法运动方式甚至已成为了作曲作者的呼吸方式，可以说，这种来自于民间形而下艺术精神的心灵体验，它常常和学历的高低与职称的高低没有关连，而这种艺术生命的自然表达，在我们音乐生态的现时环境中，，已成为难以见到的风景

二、《作品精选》蕴涵的技术创新

花灯作为一种源于田野的“农村戏曲”、“草根戏剧”、昔日“草台教化”的音响表达，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适应都市社会的审美需求，使“俏花灯”永葆生命的活力，这是所有传统的艺术形式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从《作品精选》曲谱的时间轨迹中可以发现，在历时四十余载的创腔实践中，如何对传统花灯曲牌的“形式感”进行拓展与超越，始终是苏老师关注的焦点。如《王昭君塞上抒怀》一曲，是苏老师用花灯曲牌设计的一首女声独唱，其中加入了男女声伴唱的手法，这种借鉴川剧“帮腔”的设计，既调动了主人翁内心情感的升华，又以丰富的人声增强了旋律的层次、强化了意境的感召、拓展了听觉的空间。从曲式构成来看，创腔设计有机地将“曲牌联缀”与“主题发展”相融合，为了拓展人声的表现力，以符合人物形象塑造的“张力”，苏老师在这首乐曲的横向布局中，通过“去曲牌化”的尝试，把不同曲牌的旋律经过提炼、重组，创造性地注入了个性化的“拼贴”，使得新的创腔中已经很难识别哪一句、哪一段是哪一曲牌的具体显现，但却又使人在化合无痕的“灯味”中感受到旋法经过

个性化的技术处理，横向运动的绵延在叙事表达上却提升了情绪的延伸力和扩张力，为花灯音乐的传播在更为“艺术化”的舞台上的亮相提供了“形式感”的技巧支撑，为花灯音乐与时代审美需求的结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同样，这种技术创新的拓展，在大型花灯剧《蝶恋花》第七场的《将碧血化云霞飞向朝阳》的唱段中，再次体现出苏老师这种对创造的继承性和发展的传统性的个性化追求。

我们知道，戏曲的“程式化”是构成戏曲艺术情感隐喻的重要手段，因此，戏曲音乐的表述习惯与传统直接作用创腔的设计并影响着创腔的旋法与音高走向，也决定着创腔的风格表达，在这一唱段曲牌的安排上，苏老师选用了《金纽丝》和《打枣杆》为旋法结构的基本织体；即以《金纽丝》的大过板变奏出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紧接其后，旋律又以《打枣杆》和《金纽丝》的主音列旋法交替重叠，使得“正宫”与“背宫”两种旋法的交织增强了音响的色彩对比，进而以旋律运动的层层推进，把剧中人物杨开慧在身陷囹圄后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淋漓尽致地衬托出来，以“托腔保调”的手法，实现了人物情感在音乐烘托中的升飞。

这种以音乐声腔烘托戏剧色彩、以多层次音乐结构调动人物内心情感冲突的技法超越，正是苏老师吃透了花灯音乐旋法规律、用活了“九板十三腔”具体外化的表现。

三、《作品精选》蕴涵的传承意义

云南花灯是在广泛吸收云南民间音乐养料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物象，因此被民众称为“俏花灯”、“绚烂的山茶花”，直到今天，它们仍以其“声音技艺”的独特意义表达出云南民众一种伦理道德的展演过程、一种与信仰融为一体的生命过程和与习俗共生共存的生命过程，因此云南民间有俚语唱道：三天不听灯、眼睛不想睁，十天不听灯，做事慢腾腾，一月不听灯，日子太沉闷。这一现象正如民俗学家刘铁梁先生指出的那样：某一文化现象如果长时间地被某一社会群体所沉溺，那么这种文化现象一定是触及到了这个群体人们的深层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老师把集数十年间不同时段编创的三十余首（套）作品进行精选结集出版并配上相应音响资料的艺术总结，既对和谐社会的当代构建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又对云南“集体记忆”的“无形”文化的传播搭建了一个“有形”的传承空

间，表现出一位文化人的社会责任——而这对于一位年逾七十、本该在家遛狗侍草的长辈，更是为我辈树立了学术的榜样。

花灯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标志，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这一文化物象的存在意义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我们却不能不对这种祖辈留下的文化记忆抱有一种起码的尊重和责任，这不仅是社会伦理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不同社会身份、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和谐相处的准则。面对当下传统艺术形态是“保护”还是“消亡”的态度问题，人们各持己见、甚至难以沟通，因此还是不争议为好，而有学者提出的建议却值得采纳，他们指出：对传统艺术的态度当前应做好三件事：1、详细地记录实地收集到的资料并将之小心保存；2、出版实地录音和录像；3、帮助文化政策制定者，更加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具体地建议他们，该如何去支持地方传统。如此看来，苏老师《作品精选》和随书唱腔光盘的出版，正是这种少“愤青”多“实干”正能量的具体践行。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生存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它才具有传承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惟有人才是社会传承的主体、是创造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动力源头，与此相一致，花灯音乐传承的途径，也只能在一代又一代热爱它的民众的表演和聆听中反复出现，其生命之花才会青春常在，可以肯定，《作品精选》定当成为研究花灯音乐的好教材、成为传承花灯音乐的活乐典。